



湘女故事

湘女出塞：天山下的巾帼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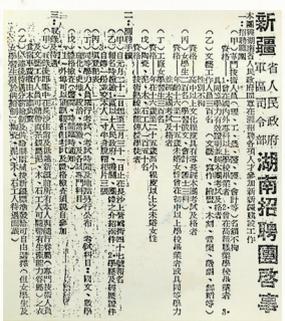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立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余智洋 吴小兵 通讯员 刘雅利

占我国领土面积六分之一的新疆美丽辽阔，这块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

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告别长安，远赴乌孙国（今新疆西北部——编者注）与乌孙王猎骄靡通婚时，西域的稳定和繁荣就仿佛已在冥冥之中与女子有了一份牵连。

难舍故乡的细君公主曾弹唱思乡之曲《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时隔两千余年，正是沿着细君公主的足迹，在“有志青年到新疆去，为祖国大西北贡献青春”口号的感召下，共和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进疆的近八千名湖南女兵奔赴天山南北，成为了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六十多年来，她们用青春和热血、理想与奉献，在新疆边塞演绎了一段段女性传奇，在荒漠戈壁唱响了一曲曲浩气长歌。



当年新疆招聘团在《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兵公告。

出湖南记

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广告。《新湖南报》也登出了招兵启事：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参军进疆后，可分别入俄文学校和其他各类学校学习，或进工厂做纺织女工，或到农场开拖拉机，或进部队文工团……这一切，对于新中国的热血青年来说，莫不群情高涨。



1. 见到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湖南公共频道的亲人们，湘女杨一军（右二）为大家讲述起了她从军的经历。
2. 入疆六十多年，当年“出逃从军”的毛灿奇已经熟悉了新疆的环境、文化、生活。见到家乡的亲人，她高兴地跳起了新疆舞。

奔逃离家，参军去

今年81岁的湘女毛灿奇对“长沙市营盘街47号”这个地址的记忆，远远深过“库尔勒市华山中学家属院2号楼1单元101室”——后者，是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的所在。即便时隔66年，在新疆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库尔勒）“八千湘女”座谈会上，对今日女报/凤网记者谈及当年在营盘街47号的往事，毛灿奇的眼中依然闪着光。

营盘街，因为辛弃疾和左宗棠曾经在此屯兵扎营而得名。1950年至1952年，这里成为长沙最热闹的去处，因为全省各地的年轻女性纷纷被新疆招聘团的一纸招兵布告吸引而来。

“我家里是地主，成份不好。那时刚解放，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我就特别想当兵，快想疯了。”毛灿奇说。

此前，家住长沙跳马镇的毛灿奇已经失去了三次当兵的机会——她曾偷过父亲一块银元，独自一人徒步两天走到株洲，参加军需学校的招生，但因文凭与年龄不符被拒；她也曾参加部队保育院的招聘，但人家要的是“生过孩子有奶水”的妇女；

瞒着家人，参军去

同样与毛灿奇一样“出身不好”的，还有家住长沙城的湘女王庆国。

王庆国的父亲王作凡曾担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军长，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时，王作凡拒绝飞往台湾，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了长沙。

1950年，正在长沙省立高级工学校化工系读书的王庆国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一句“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让王庆国觉得，自己从军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王庆国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她就在录取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既激动又担心”。

与大多数人对新疆毫无概念不同，出身军旅世家的王庆国家中挂着地图，她从小就知道新疆的遥远和荒凉。想着就要离开故乡与亲朋，王庆国不禁潸然泪下。但在

最后一次，是她看到报纸上登了“招军干”的消息，便和四姐毛翠奇以及家中的一名长工去应征，结果毛翠奇考上军政大学，长工也被选上了兵，就是不要她毛灿奇。

苦等到1950年10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征召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毛灿奇说，父亲坚决反对她去当兵，理由是毛灿奇干农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干革命”。

但毛灿奇还是背着父亲跑了。“我把剩饭捏了几个饭团带上，半夜溜了出来。”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城，但上次“偷钱从军”的事情暴露后，毛灿奇这次没能再偷到父亲的银元，只好走路。

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毛灿奇终于赶到了长沙城。

“到了招兵的地方，我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毛灿奇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对她那么好，“他们马上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我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得毛灿奇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我当时就想，就是要赖，也要赖到新疆去”。

最后，15岁的毛灿奇顺利过关了。

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没了官职和薪水，一家人生活拮据。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壮志，与希望通过参军减轻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罪行”的念头，很快抵消了王庆国的这份不舍。

临出发前一夜，王庆国谎称晚上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住在同学家。

“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她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庆国在你们家吗？’”王庆国赶紧叮嘱同学：“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我明天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帮她撒了谎。

“这孩子到哪去了？她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庆国说她仍能清楚地记得母亲细细地埋怨，以及母亲在八月长沙酷热的夜晚中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豆蔻年华，参军去

毛灿奇参军时才15岁，但是，队伍里比她年龄更小的还大有人在。

现居新疆奎屯市玫瑰园22栋112号的湘女黄念青已经79岁。在聊起13岁便“纠缠”着新疆招聘团团长熊晃硬要参军的往事时，老人笑得像个孩子。

“我当时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别看我年纪小，但已经是三次报名参军了。”当时，家在长沙的黄念青被拒绝三次之后，天天缠着征兵干部：“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最后，征兵干部没办法，带她去见了招聘团团长熊晃。

“熊晃将军一听，就笑了，他问我：‘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我就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黄念青说，熊晃将军开始很为难，想了半天，他终于表了态：“不如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家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像她这样的小家伙来。”

“我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黄念青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30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今年77岁的著名舞蹈演员何梦道就是这个幼年文工团的一员，当时她才11岁，参军时“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

“亲戚都劝我不要去参军，说新疆很可怕。”尽管旁人阻拦，但何梦道一直将当一名女兵的梦想放在心头，“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而新疆军区招聘团团长熊晃的一番讲话，更是让她对新疆军旅生活无比向往。“他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不仅是去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何梦道选择相信熊晃的话。

王庆国母亲整晚的寻觅并没有结果。

毛灿奇与黄念青终于如愿以偿。

列车往西北疾驰，掠过湘女们熟悉的故乡山水。毛灿奇注意到，和她一样，大多数人眼中都噙满泪水。

1950年至1952年，有近八千名湖南女兵前后上演“湘女出塞”。正是这样一群花样年华的女孩，怀着青春的梦想，义无反顾地背起背包，踏上了西行之路。

（下转 A05 版）